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第三回 陽偶陰奇參大道 男歡女悅證初禪

卻說德夫人因愛惜逸雲，有收做個偏房的意思，與環翠商量。那知環翠看見逸雲，比那宋少爺想親雲還要熱上幾分。正算計明天分手，不知何時方能再見，忽聽德夫人這番話，以為如此便可以常常相見，所以歡喜的了不得，幾乎真要磕下頭去，被德夫人說要試試口氣，意在不知逸雲肯是不肯，心想倒也不錯，不覺又冷了一段。說時，看逸雲帶著店家婆子擺桌子，搬椅子，安杯箸，忙了個夠，又幫著擺碟子。擺好，斟上酒說：「請太太們老爺們坐罷，今兒一天乏了，早點吃飯，早點安歇。」大家走出來說：「山頂上那來這些碟子？」逸雲笑說：「不中吃，是俺師父送來的。」德夫人說：「這可太費事了。」閒話休提，晚飯之後，各人歸房。逸雲少坐一刻，說：「二位太太早點安置，我失陪了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你上那兒去？不是咱三人一屋子睡嗎？」逸雲說：「我有地方睡，俾放心罷。這家元寶店，就是婆媳兩個，很大的炕，我同他們婆媳一塊兒睡，舒服著呢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不好，我要同你講話呢。這裡炕也很大，你怕我們三個人同睡不暖和，你就抱副舖子裡預備香客的舖蓋，來這兒睡罷。你不在這兒，我害怕，我不敢睡。」環翠也說：「你若不來，就是惡嫌咱娘兒們，你快點來罷。」逸雲想了想，笑道：「不嫌嫌，我就來。我有自己帶來的舖蓋，我去取來。」

說著，便走出去，取進一個小包袱來，有尺半長，五六寸寬，三四寸高。環翠急忙打開一看，不過一條薄羊毛毯子，一個活腳竹枕而已。看官，怎樣叫活腳竹枕？乃是一片大毛竹，兩頭安兩片短毛竹，有樞軸，支起來像個小几，放下來只是兩片毛竹，不占地方，北方人行路常用的，取其便當。且說德夫人看了說：「噯呀！這不冷嗎？」逸雲道：「不要他也不冷，不過睡覺不蓋點不像個樣子。況且這炕在牆後頭燒著火呢，一點也不冷。」德夫人取表一看，說：「才九點鐘還不曾到，早的很呢，你要不困，我們隨便胡說亂道好不好呢？」逸雲道：「即便一宿不睡，我也不困，談談最好。」德夫人叫環翠：「勞駕俾把門關上，咱們三人上炕談心去，這底下坐著怪冷的。」

說著三人關門上炕，炕上有個小炕几兒，德夫人同環翠對面坐，拉逸雲同自己並排坐，小小聲音問道：「這兒說話，他們爺兒們聽不著，咱們胡說行不行？」逸雲道：「有什麼不行的？俾愛怎麼說都行。」德夫人道：「你別怪我，我看青雲、紫雲他們姐妹三人，同你不一樣，大約他們都常留客罷？」逸雲說：「留客是有的，也不能常留，究竟廟裡比不得住家，總有點忌諱。」德夫人又問：「我瞧俾沒有留過客，是罷？」逸雲笑說：「俾何以見得我沒有留過客呢？」德夫人說：「我那麼想，然則你留過客嗎？」逸雲道：「卻真沒留過客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你見了標緻的爺們，你愛不愛呢？」逸雲說：「那有不愛的呢！」德夫人說：「既愛怎麼不同他親近呢？」逸雲笑吟吟的說道：「這話說起來很長。俾想一個女孩兒家長到六七歲的時候，什麼都知道了，又在我們這個廟裡，當的是應酬客人的差使。若是疤麻歪嘴呢，自不必說。但是有一二分姿色，搽粉抹胭脂，穿兩件新衣裳，客人見了自然人人喜歡，少不得甜言蜜語的灌兩句。我們也少不得對人家瞧瞧，朝人家笑笑，人家就說我們飛眼傳情了，少不得更親近點，這時候俾想，倘若是個平常人倒也沒啥，倘若是個品貌又好，言語又有情意的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自然而然的那個心就到了這人身上了。可是咱們究竟是女孩兒家，一半是害羞，一半是害怕，斷不能像那天津人的話，『三言兩語成夫妻』，畢竟得避忌點兒。」

「記得那年有個任三爺，一見就投緣，兩三面後別提多好。那天晚上睡不著，這可就胡思亂想開了。起初想這個人跟我怎麼這麼好，就起了個感激他的心，不能不同他親近；再想他那模樣，越想越好看；再想他那言談，越想越有味。閉上眼就看見他，睜開眼還是想著他，這就著上了魔，這夜覺可就別想睡得好！到了四五更的時候，臉上跟火燒的一樣，飛熱起來。用個鏡子照照，真是面如桃花。那個樣子，別說爺們看了要動心，連我自己看了都動心。那雙眼珠子，不知為了什麼，就像有水泡似的，拿個手絹擦擦，也真有點濕漉漉的。奇怪！到天明，頭也昏了，眼也澀了，勉強睡一會兒。剛睡不大工夫，聽見有人說話，一骨碌就坐起來了。心裡說：『是我那三爺來了罷？』再定神聽聽，原來是打粗的火工清晨掃地呢。歪下頭去再睡，這一覺可就到了晌午了。等到起來，除了這個人沒第二件事聽見，人說什麼馬褂子顏色好，花樣新鮮，冒冒失失的就問：『可是說三爺的那件馬褂不是？』被人家瞅一眼笑兩笑，自己也覺得失言，臊得臉通紅的。停不多大會兒，聽人家說，誰家兄弟中了舉了。又冒失問：『是三爺家的五爺不是？』被人家說：『你敢是迷了罷。』又臊得跑開去，等到三爺當真來了，就同看見自己的魂靈似的，那一親熱，就不用問了。可是閨女家頭一回的大事，那兒那麼容易呢？自己固然不能啟口，人家也不敢輕易啟口，不過乾親熱親熱罷哩！」

「到了幾天後，這魔著的更深了，夜夜算計，不知幾時可以同他親近。又想他要住下這一夜，有多少話都說得了；又想在爹媽眼前說不得的話，對他都可以說得。想到這裡，不知道有多歡喜。後來又想：我要他替我做什麼衣裳；我要他替我做什麼帳幔子；我要他替我做什麼被褥；我要他買什麼木器；我要問師父要那南院裡那三間北屋，這屋子我要他怎麼收拾，各式長桌、方桌，上頭要他替我辦什麼擺飾，當中桌上、旁邊牆上要他替我辦坐鐘、掛鐘；我大襟上要他替我買個小金錶。我們雖不用首飾，這手胳膊上實金鐲子是一定要的，萬不能少；甚至妝台、粉盒，沒有一樣不曾想到。這一夜又睡不著了。又想知道他能照我這樣辦不能？又想任三爺昨日親口對我說：『我真愛你，愛極了，倘若能成就咱倆人好事，我就破了家，我也情願；我就送了命，我也願意，古人說得好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只是不知你心裡有我沒有？』我當時怪臊的，只說了一句：『我心同你心一樣。』我此刻想來要他買這些物件，他一定肯的。又想我一件衣服，穿久了怪膩的，我要大毛做兩套，是什麼顏色，什麼材料；中毛要兩套；小毛要兩套；棉、夾、單、紗要多少套，顏色花紋不要有犯重的。想到這時候，彷彿這無限若干的事物，都已經到我手裡似的。又想正月香市，初一我穿什麼衣裳，□五我穿什麼衣裳；二月二龍抬頭，我穿什麼衣裳；清明我穿什麼衣裳；四月初八佛爺生日，各廟香火都盛，我應該穿什麼衣裳；五月節，七月半，八月中秋，九月重陽，□月朝，□一月冬至，□二月臘，我穿什麼衣裳；某處大會，我得去看，怎麼打扮；某處小會，我也得去，又應該怎樣打扮。青雲、紫雲他們沒有這些好裝飾，多寒蠢，我多威武。又想我師父從七八歲撫養我這麼大，我該做件什麼衣服酬謝他；我鄉下父母我該買什麼東西叫他二老歡喜歡喜，他必叫著我的名兒說：『大妞兒，你今兒怎麼穿得這麼花紹？真好看煞人！』又想二姨娘、大姑姑，我也得買點啥送他，還沒有盤算得完，那四面的雞子，膠膠角角，叫個不住。我心裡說這雞真正渾蛋，天還早著呢！再抬頭看，窗戶上已經白洋洋的了，這算我頂得意的一夜。」

「過了一天，任三爺又到廟裡來啦，我抽了個空兒，把三爺扯到一個小屋子裡，我說：『咱倆說兩句話。』到了那屋子裡，我同三爺並肩坐在炕沿上，我說：『三爺我對你說……』這句才吐出口，我想那有這麼不害臊的人呢？人家沒有露口氣，咱們女孩兒家倒先開口了。這一想把我臊的真沒有地洞好鑽下去，那臉登時飛紅，振開腿就往外跑。三爺一見，心裡也就明白一大半了，上前一把把我抓過來望懷裡一抱，說：『心肝寶貝，你別跑，你的話我知道一半啦，這有什麼害臊呢？人人都有這一回的，這事該怎麼辦？你要什麼物件？我都買給你，你老老實實說罷！』」

逸雲說：「我那心勃騰勃騰的亂跳，跳了會子，我就把前兒夜裡想的事都說出來了。說了一遍，三爺沉吟了一沉吟說：『好辦，我今兒回去就稟知老太太商量，老太太最疼愛我的，沒那個不依。俺三奶奶暫時不告訴他，娘們沒有不吃醋的，恐怕在老太太眼前出壞。就是這麼辦，妥當，妥當。』話說完了，恐怕別人見疑，就走出來了。我又低低囑咐一句：『越快越好，我聽俾的信兒。』三爺說：『那還用說。』也就匆匆忙忙下山回家去了。我送他到大門口，他還站住對我說：『倘若老太太允許了，我這兩天就不來，我托朋友來先把你師父的盤子講好了，我自己去替你置辦東西。』我說：『很好，很好。盼望著哩！』

「從此，有兩三夜也沒睡好覺，可沒有前兒夜裡快活，因為前兒夜裡只想好的一面。這兩夜，卻是想到好的時候，就上了火篋山；想到不好的時候，就下了北冰洋：一霎熱，一霎涼，彷彿發連環瘡子似的。一天兩天還好受，等到第三天，真受不了！怎麼還沒有信呢？俗語說的好，真是七竅裡冒火，五臟裡生煙。又想他一定是慢慢的制買物件，同作衣裳去了。心裡埋怨他：『你買東

西忙什麼呢？先來給我送個信兒多不是好，叫人家盼望的不死不活的幹麼呢？」到了第四天，一會兒到大門上去看看，沒有人來；再一會兒又到大門口看看，還沒有人來！腿已跑酸啦，眼也望穿啦。到得三點多鐘，只見大南邊老遠的一肩山轎來了，其實還隔著五六里地呢，不知道我眼怎麼那麼尖，一見就認準了一點也不錯，這一喜歡可就不要說了！可是這四五里外的轎子，走到不是還得一會子嗎？忽然想起來，他說倘若老太太允許，他自己不來，先托個朋友來跟師父說妥他再來。今兒他自己來，一定事情有變！這一想，可就是彷彿看見閻羅王的勾死鬼似的，兩隻腳立刻就發軟，頭就發昏，萬站不住，飛跑進了自己屋子，捂上臉就哭。哭了一小會，只聽外邊打粗的小姑子喊道：『華雲，三爺來啦！快去罷！』二位太太，傳知道為什麼叫華雲呢，因為這逸雲是近年改的，當年我本叫華雲。我聽打粗的姑子喊，趕忙起來，擦擦眼，勻勻粉，自己怪自己：這不是瘋了嗎？誰對你說不成呢？自言自語的，又笑起來了！臉還沒勻完，誰知三爺已經走到我屋子門口，揭起門簾說：『你幹什麼呢？』我說：『風吹砂子迷了眼啦！我洗臉的。』

「我一面說話，偷看三爺臉神，雖然帶著笑，卻氣像冰冷，跟那凍了冰的黃河一樣。我說：『三爺請坐。』三爺在炕沿上坐下，我在小條桌旁邊小椅上坐下，小姑子揭著門簾，站著支著牙在那裡瞅。我說：『你還不泡茶去！』小姑子去了。我同三爺兩個人臉對臉，白瞪了有半個時辰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等到小姑子送進茶來，吃了兩碗，還是無言相對。我耐不住了，我說：『三爺，今兒怎麼著啦，一句話也沒有？』三爺長歎一口氣，說：『真急死人，我對你說罷！前兒不是我從你這裡回去嗎？當晚得空，我就對老太太說了個大概。老太太問得多少東西，我還沒敢全說，只說了一半的光景，老太太拿算盤一算，說：「這不得上千的銀子嗎？」我就不敢言語了。老太太說：「你這孩子，你老子千辛萬苦掙下這個家業，算起來不過四五萬銀子家當，你們哥兒五個，一年得多少用項。你五弟還沒有成家，你平常喜歡在山上跑跑，我也不禁止。你今兒想到這種心思，一下子就得用上千的銀子，還有將來呢？就不花錢了嗎？況且你的媳婦模樣也不寒蠢，你去年才成的家，你們兩口子也怪好的。去年我看你小夫婦很熱，今年就冷了好些，不要說是為這華雲，所以變了心了。我做婆婆的為疼愛兒子，拿上千的銀子給你幹這事，你媳婦不敢說什麼，他倘若說：『賠嫁的衣服不時樣了。』要我給他做三二百銀子衣服，明明是擠我這個短兒，我怎麼發付他呢？你大嫂子、二嫂子都來趕羅我，我又怎麼樣？我不給他們做，他們當面不說，背後說：『我們製買點物件，姓任的買的，還在姓任的家裡，老太太就不願意了。老三花上千的銀子，給別人家買東西，三天後就不姓任了，老太太倒願意。也不知道是護短呢，是老昏了！』這話要傳到我耳朵裡，我受得受不得呢？你是我心疼的兒子，你替我想想，你在外邊快樂，我在家裡受氣，你心裡安不安呢？倘若你媳婦是不賢慧的，同你吵一回，鬧一回，也還罷了；倘若竟仍舊的同你好，格外的照應你，你就過意得去嗎？倘若依你做了去，還是永遠就住在山上，不回家呢？還是一邊住些日子呢？倘若你久在山上，你不要媳婦，你連老娘都不要了，你成什麼人呢？你一定在山上住些時，還得在家裡住些時，是不用說的了。你在家裡住的時候，人家山上又來了別的客，少不得也要留人家住。你花錢買的衣裳真好看，穿起來給別人看；你買的器皿，給別人用；你買的帳幔，給別人遮羞；你買的被褥，給人家蓋；你心疼心愛心裡憐惜的人，陪別人睡。別人脾氣未必有你好，大概還要鬧脾氣。睡的不樂意還要罵你心愛的人，打你心愛的人，你該怎麼樣呢？好孩子！你是個聰明孩子，把你娘的話，仔細想想，錯是不錯？依我看，你既愛他，我也不攔你，你把這第一個傻子讓給別人做，你做第二個人去，一樣的稱心，一樣的快樂，卻不用花這麼多的冤錢，這是第一個辦法。你若不以為然，還有第二個辦法：你說華雲模樣長得□分好，心地又□分聰明，對你又是□二分的恩愛，你且問他是為愛你的東西，是為愛你的人？若是為愛你的東西，就是為你的錢財了，你的錢財幾時完，你的恩愛就幾時斷絕。你算花錢租恩愛，你算算你的家當，夠租幾年的恩愛？倘若是愛你的人，一定要這些東西嗎？你正可以拿這個試試他的心，若不要東西，真是愛你；要東西，就是假愛你。人家假愛你，你真愛人家，不成了天津的話：『剃頭挑子一頭想』嗎？我共總給你一百銀子，夠不夠你自己斟酌辦理去罷！』」

逸雲追述任三爺當日敘他老太太的話到此已止，德夫人對著環翠伸了一伸舌頭說：「好個利害的任太太，真會管教兒子！」環翠說：「這時候雖是逸雲師兄，也一點法子沒有吧！」德夫人向逸雲道：「你這一番話，真抵得上一卷書呢！任三爺說完這話，傳怎麼樣呢？」逸雲說：「我怎麼呢？哭罷咧！哭了會子，我就發起狠來了。我說：『衣服我也不不要了！東西我也不不要了！任麼我都不不要了！傳跟師父商議去罷！』任三爺說：『這話真難出口，我是怕你著急，所以先來告訴你，我還得想法子，就這樣是萬不行！傳別難受。緩兩天我再向朋友想法子去。』我說：『傳別找朋友想法子了，借下錢來，不還是老太太給嗎？倒成了個騙上人的事，更不妥了，我更對不住傳老太太了！』那一天就這麼，我們倆人就分手了！」

逸雲便向二人道：「二位太太如果不嫌絮煩，願意聽，話還長著呢！」德夫人道：「願意聽，願意聽，你說下去罷。」且聽下回分解。